

18 天津戰役

郭松齡的失敗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沒有得到盟友馮玉祥和李景林的支援。馮與李之所以沒有援郭，是因為正當郭與奉軍鏖戰之際，他們二位在後方先打了起來。

馮李之戰，即天津戰役的起因，先是李景林指責馮玉祥「違約」，繼而馮玉祥又指責李景林「背盟」，其實完全是一場誤會。

「北京政變」後，直隸「保（定）大（名）」地區原是孫岳的地盤，奉張入關後，把直隸給了李景林，孫被迫去陝西。以後國民軍與奉軍關係日趨緊張，國民二、三軍在馮玉祥鼓勵下，派出鄧寶珊、徐永昌聯軍攻打直隸京漢路沿線及保大地區，與李景林軍作戰，企圖奪回保大，但並不順利。馮與郭松齡簽訂密約後，李遵約讓出保大地區給國民二、三軍。鄧、徐誤認為是李軍力

卻，進而攻打滄州，直逼天津。馮再三提醒國民二、三軍，彼已與李有約在先。奈國民二、三軍對該條約不予承認，照打不誤，但究竟力不如人而接連敗北。李藉此指馮違約，此其一。

馮玉祥派張之江率過之綱第二旅及葛金章第七混成旅進駐豐台待命，準備在必要時支援郭松齡軍，李景林認為是張欲支援國民二、三軍，對李軍作戰，極為憤慨；而國民二、三軍在新敗之餘，又指責張袖手旁觀、見死不救。此其二。

宋哲元奉命進據熱河，對此，馮玉祥的解釋是以附奉軍之背，支援郭松齡軍。李景林的理解是馮氏欲將熱河攫為己有，違背「不攻取熱河」的諾言，此其三。

基於以上三條，李景林認定馮玉祥支援郭松齡是假，奪取直、熱、津及出海口是真，自己受了馮的愚弄。是時，張作霖又嚴飭李克日「奪回保大，以贖前愆」。李最終決定與國民一軍兵戎相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四日，李景林通電全國，聲稱「如有敢於侵犯直隸者，當率健兒與之周旋到底！」，斷然拒絕馮軍假道天津。痛詆馮玉祥是「世界公敵」，揚言：「絕不與馮賊共立於化日光天之下」，其中有一「不問敵不敵，只問赤不赤」語，此即「討赤」名義之由來。

李景林與張宗昌聯合組成「直魯聯軍」，以厚軍力，並令部隊沿京奉路向北京節節前進，前鋒已至楊村。

六日，張之江率過之綱第二旅及葛金章第七混成旅由豐台出發，乘火車至廊坊，在離車站不

遠的一座莊院裡設立總指揮部。一個由蘇聯軍官組成的顧問組協助張指揮作戰。

是時，第一師第一旅韓復榘部正在京東的通州集結待命，防止李景林軍從香河進攻北京。

此刻馮玉祥已別無選擇，又傳關外郭松齡軍進展神速、勢如破竹，似乎已勝券在握，故於八日發表討李通電，於是太阿倒持，化友為敵，觸發天津之役。

國民軍進攻天津總的戰略部署是南北合擊。

北路由國民一軍擔任，最初投入的兵力約二萬人。正面由張之江率過之綱第二旅及葛金章第七混成旅沿鐵路向楊村推進，此為對李作戰的主戰場。唐之道師出通州，經三河、玉田、開平，直插軍糧城，切斷天津與塘沽間的交通補給線。

南路由國民二、三軍擔任，總兵力四個師，由鄧寶珊任總司令，徐永昌任副總司令。國民二軍鄧寶珊部三個師兵分兩路，一路由任丘進攻文安、靜海，一路由大城進攻馬廠；國民三軍徐永昌師由泊頭進攻滄州，既可沿津浦路北攻天津，又可切斷直軍與魯軍的聯繫。

李景林軍有七個師又三個旅，總兵力在七至八萬人，也分南、北兩路，另有一補助隊，李自任總司令。

馬瑞雲任北路司令，率五萬人馬部署在梅廠鎮、楊村一線，然後沿運河向南一直延伸到靜海車站，重點防禦國民一軍；南路司令，率二至三萬人馬部署在津南，直到馬廠，重點防禦國民二、三軍；張憲為補助隊總指揮。

大戰在即，國民軍總司令部命令鹿鍾麟第一師之韓復榘第一旅及鄭金聲第三師之宋慶林第五旅加入京奉鐵路正面戰場，分別擔任左右兩翼。

七日晨，韓復榘第一旅奉命自通州開赴前線。正當部隊整裝待發之際，韓突然接到其父韓世澤病故於北京寓所的電報，不禁悲痛欲絕。韓請參謀長李樹春先率部出發，自己僅帶幾名隨從騎快馬馳赴北京奔喪。韓到了家門，滾鞍下馬，一進屋便撫屍慟哭，良久方哽咽著對妻說：「前方就要打仗，我馬上就得走，辦後事去找鹿先生吧。」時任北京衛戍司令兼第一師師長的鹿鍾麟隨後電告已奔赴戰場的韓復榘「勿以為念」，一手操辦了韓父的喪事。翌日，北京《晨報》報導一條消息，標題是「韓復榘移孝作忠」。

九日，韓復榘第一旅進至武清。韓向馮玉祥報告：「地方人民竭力幫助，願作嚮導。」馮感慨：「可見民之可愛而不可欺」。(註一)

楊村是李軍設在京奉鐵路上的第一道防線，兵力在三萬人左右，東、西、北三面各掘有一千二百米長的戰壕，火炮編成三組，呈三角形布陣，每組配備十二門山炮和十六門迫擊炮。奉軍的炮兵在當時中國是最強大的。

九日上午十時，國民軍總司令部對國民一、二、三軍下達總攻擊令。張之江指揮所部二旅迅速展開於鐵路兩側，呈密集散兵線向李軍陣地發起攻擊。經過五小時的戰鬥，雙方各有傷亡，國

(註一)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九日。

民軍小有進展，散兵線呈椎形推進到距楊村鐵路橋五里的地方。

是日傍晚，蘇軍顧問組來到張之江在廊坊的司令部。張身著灰色棉軍裝，正盤腿坐在炕上，仔細端詳一張十萬之一的天津地圖。十幾名參謀官圍坐在點著蠟燭的大桌邊忙碌著。蘇軍顧問組長哈寧指著天津地圖，通過一名會俄語的國民軍官向張建議，應於當晚派一支步兵突擊隊，乘鋼甲列車夜襲楊村車站。如果翌日鐵路橋被李軍炸毀，進攻將會遇到困難。張問，突擊隊是否有危險。哈寧回答：「這個計畫是有一定危險的，但顧問也將隨車前往。」張同意了。哈寧又建議攻打敵軍右翼，即楊村車站東北二十公里的梅廠鎮。張說他也有這個想法，按照他的計畫，第一師之韓復榘第一旅已由通州開跋，進至武清，翌日即可進抵梅廠鎮。張與蘇軍顧問組的意見不謀而合。於是韓旅被確定為左翼，正式加入戰鬥序列。

入夜，國民軍武裝鋼甲列車隆隆駛出廊坊車站，其後緊隨一列掛有十二節車廂的火車，車上載著由六個步兵連組成的突擊隊。但是國民軍還是晚了一步，李軍已提前將楊村鐵路橋炸毀。國民軍派出工兵槍修鐵橋。

韓復榘第一旅當夜急行軍趕到梅廠鎮，於凌晨四時發起攻擊。梅廠鎮有李軍一旅，睡夢中被國民軍打了個措手不及，頃刻間土崩瓦解。

楊村李軍得知右翼梅廠鎮失守，急調兩團加強左翼，同時向國民軍右翼張貴莊陣地發起進攻。擔任國民軍右翼的是鄭金聲第三師之宋慶林第五旅，宋旅不支後撤，結果是雙方兩翼各有得

失。

國民軍直到十日黎明前才把楊村鐵路橋修好。鋼甲列車開足馬力衝上橋頭，用密集的機槍火力驅散企圖再次炸橋的李軍工兵。國民軍突擊隊在鋼甲列車兩門火炮及八挺機槍的掩護下向楊村車站發動強攻，緊跟其後的是跑步前進的第二旅及第七混成旅。擔任國民軍左翼的韓復榘第一旅自梅廠鎮向楊村包抄過去。楊村守軍擔心被國民軍包圍，終於放棄陣地，退往李軍第二道防線漢溝。清晨時分，國民軍占領楊村。

國民軍占領楊村後，繼續向北倉推進。跨過大運河的國民軍面對李軍第二道防線，在廣闊的大平原上展開了部隊。右翼宋慶林旅仍被阻於張貴莊。張之江的司令部也由廊坊前移至落袋車站南邊的一個村子裡。

李軍撤出楊村後，退守漢溝、大宋莊、南王坪、雙口一線，這裡是北倉的前沿陣地。北倉是天津的北大門，也是李軍重兵把守的要塞。李景林重金聘請德國軍事築壘專家，在此構築了歐戰時期發明的「蟹堡式」防禦工事，即每一組工事的核心結構是一座圓形地堡，形如蟹殼，左右兩側各伸展出若干戰壕，上覆鋼板，狀似蟹足，各組工事均以戰壕相通，連接成網。工事前還架設電網，埋置地雷。這在當時世界上也算是最先進的防禦工事了。

十一日晨五時，國民軍向李軍發起攻擊，戰鬥一直持續到九時，中路進至馬家口，左翼韓旅進至張四莊、北王坪一線，右翼仍無進展。由於張之江低估了李軍戰鬥力，首期投入兵力不足，

加之李軍星羅密布的雷區，使國民軍每前進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價。

入夜，由於進展緩慢而震怒的張之江命令右翼宋旅再次發動進攻，務必奪回張貴莊。宋慶林以「哀兵必勝」激勵全旅官兵，一度攻占張貴莊。李軍全力反攻，又有兩團增援，攻宋旅側翼。宋旅不支，終於次日黎明又敗下陣來。做為現場目擊者的蘇軍顧問埃瓦斯曾有如下記載：「在一個村邊上遇見了完全失掉自控力的旅長。他由於夜間緊張戰鬥而疲憊已極，又由於成功之後突然失敗而感到羞辱，看著士兵死傷的樣子而痛苦不堪，因此在村裡大哭大鬧地跑來跑去，一邊發號施令，一邊責罵，最後撲向後衛散兵線，抓起撤退機槍手的機槍，換上子彈帶，發狂地向敵人方向射擊了幾分鐘，看來這緩和了他精神上的緊張。他鎮靜下來，邁著沉重的步伐回到村子裡，下令開飯，並布置了警戒。」（註二）

馮玉祥在張家口得到前線軍事進展不順利的報告，著派陳希聖第六旅、佟麟閣第二十一旅、石敬亭第四混成旅、劉玉山第五混成旅及孫連仲騎兵第二師分別從北京、察哈爾、綏遠開赴前線。

十二日，李景林根據日本奸細提供的情報，向國民軍發起全線總攻擊。南路國民二、三軍在馬廠受挫；北路國民軍一度撤退，隨即又反攻回來。從此，國民一軍與李軍在楊村至北倉之間展開「拉鋸戰」與「消耗戰」。

（註二）〔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一百三十八頁。

韓復榘探知李軍士兵為禦寒，在戰壕裡鋪設了很多麥草及棉被等易燃之物，聯想到歷史上田單大擺「火牛陣」破敵的戰例，考慮採用「火羊陣」的戰術，對敵發動「火攻」，而且狂奔的羊群還可以踏響敵人埋設的地雷，為部隊前進掃清道路。

對韓復榘大擺「火羊陣」，蘇軍顧問組副組長普裡馬科夫的日記有所記載：「第一師師長韓將軍（確切說，韓是在十天之後才正式就任第一師師長）提出了第一個計謀。又高又胖的（確切說，應該是又高又瘦的）韓將軍來到張之江司令部，請予單獨接見（韓歷來討嫌外國顧問）。他告別的時候心情非常愉快，張將軍把他送到大門口，他們兩人都帶著神秘而滿意的樣子。他們想出一條極端危險的計謀，要置敵人於死地。司令部的軍官們想探聽兩位元將軍密談內容，但一無所獲。……十二月十四日，韓將軍整天都在收購和徵用公羊。他利用國際特別快車通過的停戰期間，盡量採購，天黑前已收購到三百隻。……十五日夜，戰爭又開始了，三百隻尾巴上拴著點燃了麻絮的公羊，被趕向敵人的戰壕。驚恐的羊群『咩、咩』叫著，拖著冒菸的尾巴，拚命奔跑，步兵都準備隨著羊群衝入敵陣。敵人發現了帶火飛奔的羊群，後來，在照明彈之下看清了這些驚恐的動物在戰壕旁邊亂跑亂竄，塹壕裡的人哈哈大笑起來。因失敗而大怒的韓將軍命令該旅發起衝鋒，但被敵人的機槍火力打退了。」（註三）

與此同時，臨時抽調到張之江司令部擔任代理參謀長的程希賢又向張獻上「水攻」之策，建

（註三）〔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一百四十二頁。

議炸毀運河及白河的堤壩和水閘，放水淹沒李軍陣地，這顯然是受到諸葛亮「水淹七軍」的啟發。張接受了程的意見，十五日，張及眾參謀一整天都在地圖上選擇合適的爆破地點，後經蘇軍顧問點撥，才發現敵軍陣地都設在一道不太起眼的兩公尺高的土崗上，而國民軍都駐在平原，一旦放水，非但不會淹沒李軍陣地，反會逼國民軍後退十至十五公里。張明白過來後，「一面用拳頭敲打桌子，一面下令加強守衛水壩和水閘，以防敵人炸毀。然後，他隔著桌子探身面向驚慌失色的程參謀長，威嚇著說：『我不知道你是叛徒還是笨蛋，軍部裡要不著你這號人。今天你就回北京去。』」（註四）

程希賢離開軍部，但並沒有回北京，而是在幾天之後接替過之綱，升任第二旅旅長。

以上兩個故事都是蘇軍顧問講述的，不排除其中有自我吹噓、刻意貶低國民軍將領及文學渲染的成分，但就那段史實而言，還有一定參考價值。

十五日，李軍於大米莊一帶向張王莊韓復榘第一旅陣地發動進攻。韓部工兵預先在張王莊陣地前埋設八枚爆炸力極大的地雷。李軍攻來時，韓旅主動後退，把李軍誘入雷區，炸死一百多人。韓旅乘機反攻，又奪回陣地。

就在韓、李兩軍大戰張王莊之際，第二旅旅長過之綱因不明敵情和地形，「恃強蠻打」（馮玉祥語），遭受重大損失，被馮玉祥陣前撤職，所遺第二旅旅長職由韓復榘部特務團團長程希賢

（註四）〔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一百四十三頁。

升任，第二旅暫歸韓指揮。是時，身為第一旅旅長的韓已行使師長職權。

過之綱致電馮玉祥請罪，電文有云：「……此乃綱之過也。」將自己姓名倒過來，便成認罪語，也算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文字遊戲。馮最終還原諒了過，但以後只讓他招兵、練兵，再不准他帶兵打仗。

從十二日以來，北路國民一軍在京奉路上一直未取得明顯進展，而且傷亡很大。

國民軍第七混成旅旅長葛金章私下裡對蘇軍顧問組長哈寧大發牢騷。他用拳頭擊打著桌子，抱怨軍部攻堅乏術，部隊無所事事，如此下去，很可能要貽誤支援郭松齡的時機，而郭軍的彈藥即將告罄。哈寧對葛的看法表示「慎重的同意」。(註五)

在前線協助張之江指揮作戰的副總參謀長熊斌向馮玉祥報告前線戰況異常慘烈，官兵傷亡嚴重。馮在電話裡痛哭數分鐘不止。馮嚴厲斥責張之江指揮不力，命李鳴鐘、鹿鍾麟、鄭金聲等師長統統集中到前線司令部，與張共同指揮作戰，實際上是把指揮大權移交給了李鳴鐘。

為盡快結束天津之役，馮玉祥又將劉汝明警備第一旅、門致中警備第二旅、石友三第八混成旅、陳毓耀第二十二旅分別由北京、綏遠、熱河調到前線。這時國民一軍幾乎是全部壓上（孫良誠、張維璽兩旅已隨劉郁芬赴甘肅），孤注一擲了。

截止十九日，國民一軍各路援軍均到達預定位置，「二石」之第四、八混成旅及孫連仲騎兵

(註五) 〔蘇〕維·馬·普裡馬科夫：《馮玉祥與國民軍》，第一百四十九頁。

師加入右翼，鋒芒直指雙口、王慶坨；宋哲元所部兩旅及門致中警備第二旅加入左翼，矛頭所向西堤頭；其餘援軍皆加入鐵路正面，進攻漢溝；灤州方面的唐之道師繼續向軍糧城方向包抄；國民二、三軍由大城、青縣向馬廠、唐官屯進擊。

左翼韓復榘部之第一、二兩旅在北王坪、張王莊一線與南王坪之李軍對陣。

二十日，國民軍總司令部下達總攻擊令，國民一軍分左、中、右三路發起進攻。

總攻前，國民一軍首先在張貴莊長達五公里地段集中第一、三、十一師之四十六門火炮，軍屬的十二門堆克爾斯炮為後備炮隊。二十日上午八時，在機炮團團長徐廷瑗指揮下，國民一軍炮隊同時轟擊北倉。從北京南苑調來的五架老式大、小「維梅」型飛機也前來投彈助戰。霎時間，李軍北倉陣地一片火海，空中升起無數根黑色菸柱。

炮擊持續一小時，但李軍皆蟄伏在蓋著鋼板的戰壕內，全不為之所動。待炮擊停止，國民軍步兵發起衝鋒時，李軍又從地下冒出來，於是又演成一場「消耗戰」。直至次日，國民一軍中路方占領漢溝。

二十一日，國民一軍各前線指揮官在司令部召開軍事會議，定於二十二日向李軍北倉陣地發動總攻。計畫中的這次總攻一改過去正面強攻的辦法，而是首先派一支勁旅，在正面步兵發動總攻前，以夜戰突襲方式，破敵右翼南王坪陣地，再與鐵路正面之大部隊夾擊北倉守軍。

李鳴鐘在慎重考慮之後，把最關鍵的偷襲任務交給韓復榘，一是韓部在左翼北王坪一線，距

敵南王坪陣地最近；二是自開戰以來，韓部表現不俗；三是韓善夜戰。

韓復榘領受任務後，深感責任重大，立即與參謀長李樹春返回部隊，從所部第一、二兩旅遴選敢死隊二連、炸彈隊一連，每人發五尺白布，繫在腰間，潛伏時披在身上，冰天雪地中可以掩護，若不幸陣亡，權當裹屍布，昭示拚死一戰的決心。當國民軍攻克天津的次日，鹿鍾麟用電話向馮玉祥報告：「下令之日，我軍旅長都有必死之志！」這裡主要指的就是韓復榘。馮「聞之，淚流不已。」（註六）

李鳴鐘把航空隊長曹寶清找到指揮部，說：「明天拂曉四點我軍總攻，以敢死隊、炸彈隊突破敵人陣地，我軍都佩有白布帶，屆時飛機助戰，要注意我軍白布帶記號，不要誤傷自己人。」曹說：「四五點天還黑，恐怕看不清。」李說：「如看不清，就在敵陣上空盤旋，以助士氣。」（註七）

是日，大雪復至，飛積盈尺，華北大平原白茫茫一片。

午夜，韓部兩旅輕裝出動，披星犯雪，迅速迂迴到李軍右翼南王坪陣地之後，在夜幕籠罩中潛伏下來，距敵軍陣地最近的是敢死隊和炸彈隊員，一律身罩白布單，匍匐在雪地上。

二十二日凌晨四時，國民一軍發動總攻擊的信號彈騰空而起，國民一軍炮隊開始猛轟李軍北

（註六）《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註七）曹寶清：《西北軍的空軍建設》，《西北軍集團軍政密檔》，第一百五十五頁。

倉陣地。韓軍突現李軍右翼之背，如同天降，敢死隊和炸彈隊衝在最前，大刀與手榴彈盡顯神威。韓復榘、李樹春、程希賢等手持指揮刀親臨一線，身先士卒。李軍還沒反應過來，南王坪陣地已被國民軍占領。韓部兩旅乘勝追擊，轉而猛攻李軍北倉陣地之側。李軍猝不及防，倉促應戰。

是時，李軍北倉陣地正面防線已被國民一軍四十六門火炮轟開一個四公里長的缺口，國民一軍步兵開始從正面發起衝鋒，首先衝進敵陣的是葛金章第七混成旅，進而擴大戰果，隨後陳希聖第六旅、劉汝明警備第一旅、劉玉山第五混成旅相繼攻入北倉。李軍兩面受敵，頓時大亂，但仍拚死頑抗，且戰且走，除死傷及被俘者外，殘部向雙口等地退卻。

國民軍大、小「維梅」型飛機各一架及「愛弗樓」飛機二架在李軍陣地上空盤旋，協助地面部隊進攻。駕駛飛機的曹寶清發現敵軍陣地後面起火，在火光映照下，親眼目睹李軍在潰退。

總攻發起後，左翼宋哲元第十一師及門致中警備第二旅攻占西堤頭；右翼孫連仲騎兵師長驅直入，自王慶坨進至韓家墅、楊柳青，使南路李軍難以增援北倉守軍。

八時十五分，國民一軍占領北倉。熊斌向馮玉祥告捷，馮當即在電話裡任命韓復榘升任第一師師長。

戰後，李鳴鐘當面向馮報告：「我軍戰勝原因，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備。」（註八）

北倉一役打得十分慘烈，戰鬥結束後，交戰雙方在戰場上陳屍千餘具，戰壕多被屍體填滿。

（註八）《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北倉易主，敲響了天津李軍的喪鐘，兩個多小時的血戰，使李軍主力所剩無幾，天津的北大門完全洞開。

國民一軍占領北倉後，馬不停蹄，立即分三路向天津市區挺進。韓復榘第一師在中路走在最前邊，途中擊潰李軍尹玄壽混成旅，占領宜興埠；左翼門致中警備第二旅從西堤頭繞攻天津；右翼李炘騎兵旅從韓家墅向天津疾進。

是時天津周圍尚有李軍四萬餘人，而且地雷密布。韓師邊排雷，邊搜索前進，推進速度受到一定影響。

國民二軍鄧寶珊聞知北倉已被國民一軍占領，自津南唐官屯揮師向北急進，並與孫連仲騎兵師夾擊楊柳青。李軍張憲第一師及朱同勳第七師無心戀戰，退走天津；國民一軍唐之道師十四日進據塘沽，二十三日下軍糧城，沿津奉路直逼天津；國民三軍徐永昌部攻擊獨流河、靜海之李軍榮臻部。至此，天津已被國民軍四面合圍。

二十三日下午，李景林微服至穆家莊視察軍事，見部隊已潰不成軍，知大勢已去，乃疾回督署。下午，李鳴鐘師就進據穆家莊。李潛入租界，旋即乘艦桴海南下。

二十四日晨，鐵路正面之韓復榘師、左翼之門致中旅及右翼之李炘騎兵旅都加快速度向天津西站兼程並進。凡事都要勇爭第一的韓復榘終於上午十時搶先一步，占領天津火車站。轉瞬之間，門致中旅及李炘騎兵旅也接踵而至。李景林督署衛隊及河北公園內李軍千餘人先後被韓師繳

械。隨後，石友三第八混成旅及陳希聖第六旅也進入市區。

馮玉祥接到劉驥的捷報，對最先進據天津的韓復榘師、門致中旅及李旻騎兵旅賞洋三十萬元。（註九）

韓復榘師程希賢旅進入市區後，捕獲擬逃入租界之李軍一名師長、一名參謀長及三名團長。該師長稱與鹿鍾麟有舊，要求見鹿一面。程向鹿報告。鹿批示：「准予梟首」。程奉命將該師長一千人處決。

韓師占領車站後，隨即進駐河北曹家花園。翌日，韓復榘以國民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的名義布告安民。

耶誕節那天，張之江身為國民一軍前敵總司令和虔誠的基督徒，為慶祝勝利，在天津舉行盛大閱兵式，並親自主持隆重的新年祈禱儀式。

（註九） 《馮玉祥日記》，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直隸軍務督辦兼奉軍第一方面軍司令李景林



察哈爾都統兼國民一軍第五師師長張之江



綏遠都統兼國民一軍第六師師長李鳴鐘

